

山海赴约·省运笔会

千年荔香拂过茂名城

□ 许卫乔

红土岭南，荔风千载。
在茂名根子镇的山野高坡，一棵古荔枝树静默伫立，栉风沐雨逾千载。粗砺破裂的树皮布满深浅斑驳的纹路，是岁月镌刻下的掌痕；盘虬交错的老根紧紧攥住温热的红土，锚定一方山河的烟火春秋。岁岁春来抽吐新绿，年年夏至缀满丹红，一缕清浅荔香穿风渡月，掠过汉唐烟雨、工业风尘、盛世新景，娓娓叙写茂名生生不息的城市故事。

岭南荔韵，自古风雅绵长。“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东坡居士的诗句，道尽世人对南国佳果的偏爱。这片山海沃野，本就是荔枝的故土。古驿道蜿蜒群山，鲜果翻山越岭远赴京华，“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咏叹，让岭南鲜甜名扬四海。诗文的背后，是荔乡百姓世代劳作的清苦坚守。往昔群山阻隔，荔乡深藏山海，农人守着一树芳华，春耕夏耘，以荔为耕、以果寄盼，在四时流转中安然度过烟火日子。

文脉润物，山海含情。漫长岁月里，洗夫人“唯用一好心”的风骨，恰如古荔深扎大地的根系，浸润一方水土，涵养出守望相助的淳朴民风。古荔静立山间，看村落炊烟袅袅，看田野草木常青。一代代乡人伴着荔香度日，把寻常烟火，酿成绵长温柔的乡土记忆。
时光翻卷，山河焕彩。时代长风拂过粤西，茂名崛起为声名远扬的南方油城。机器轰鸣替代山野寂静，工矿热土托举起城市的快速成长。高速发展的同时，粗放开发也给大地留下生态伤痕。唯有根子坡上这棵千年古荔，不为

为省运写首诗

□ 陀宇

霞光铺满共青河新城的时候，露天矿的碧水里，晨练者的身影正被一尾鱼轻轻穿过。
我们写下省运的第一首诗——
在奥体中心荔枝壳般的褶皱里，每一道弧线都收留过南海吹来的热风；在滨海新区升腾的热浪中，每一滴汗水都认得建设者掌心的纹路。
贡园的荔枝甜了两千年，洗夫人的“好心”也还在，挂在古树上，红得发亮。

这首诗还携着广湛高铁的速度，和童子湾千帆归港的安详。
它曾在脚手架上度过许多不眠之夜，如今落进万人瞩目的灯火里，终于学会用从容的目光，打量一座城市的生长。

时光静默。我站在古荔枝树的影子里，看见树根向泥土深处蔓延，
海潮在礁石背后聚集。

雨夜观球记

□ 陈晓琴

仲夏暮晚，烈日褪去，微风轻拂。应友人相邀，我携幼子赴了一场家门口的球赛。
我们匆匆赶到球场时，检票口队伍已蜿蜒如蛇。我们来场百米冲刺，权当赛前“热身”。我抱着孩子，心里只惦记着：莫让他群挤着他，莫让他走丢了。通过安检，每个出入口都有志愿者指引着，守护着，一颗悬着的心才算落了地。

入场落座时，赛事已过去二十分钟，电子屏上仍是两个零，苍白而安静。我本以为孩子坐不了片刻便要嚷着回家，不料他们一落座，便饶有兴趣地打量着赛场，细细分辨红蓝两队的阵营，认真辨认双方的守门员与站位执教的教练，头头是道，兴致勃勃，俨然是一名小球迷。我被一连串问题问得语塞时，看台上骤然爆出一阵掌声，我抬头看大屏，比分依旧未变，原来是梅州队的一粒进球被判无效。即便如此，站队深圳的孩子们依旧为此激动不已。

台风季的雨，是一位不速之客。风裹着雨，斜斜地打向看台，冷冷地拍在脸上。年轻志愿者扯着嗓子喊，一排又一排引导观众后移。赛场的后勤一遍又一遍地跑着，做好场内的安全工作。待到中场时分，下半场迟迟没有开始，场内有了小小的躁动，虽然不少人低声低语，这场球赛终是要败给大雨，却没人真正离场。

此时，广播响了，“8点10分，下半场开始。”“哇”全场尖叫，大雨并没有退却球员的激情，也未阻挡观众的热情。
梅州队一记长传，皮球越过中线，直奔对方腹地。队友沿边高速插入，迎着湿滑的草皮补上一脚，足球在雨幕中如流星般划出一道美妙的弧线，然后准确飞进球门。全场哗然，这场球赛的精妙进球出现啦。

喧嚣所扰，枯荣有序，花果如期，静静守望故土，静待山河重披青绿。
所幸山河不负，初心归来。人们愈发懂得，绿水青山才是永续发展的福祉。茂名告别粗放发展模式，开启一场生态救赎。曾经满目疮痍的露天矿坑，经过多年涵养修复，化作碧波荡漾、草木葳蕤的好心湖。工业留下的伤痕，在时光与匠心之下慢慢抚平，蜕变为城市亮眼的生态名片。

千年荔乡，再迎盛世芳华。闭塞山村铺就坦途，藏于深闺的红荔走向广阔市场。电商兴起、冷链通达，一树丹红跨越山海，香传万里。每到蝉鸣荔熟，古树枝头硕果累累，四方游人循香而来，赏古树风姿，品岭南清甜。一枚小小的荔枝，早已不只是农家收成，更成为赋能乡村振兴、托起百姓幸福的甜蜜产业，古老荔乡焕发新生机。

今年省运盛会落地茂名，开幕式上，一株虚拟千年古荔破土抽枝，与根子镇的千年古树跨越时空遥遥相望。光影流转间，千年文脉、油城记忆、生态新景次第铺展，诉说着茂名从农耕烟火、工业奋进迈向绿色新生的蜕变。一缕荔香，串联起一座城的过往与今朝。

古树无言，岁月留香。千载风雨，它见过乡土清贫烟火，听过工业建设轰鸣，也守望生态文明带来的盎然春意。扎根红土、坚韧生长，正是茂名这座城市独有的精神品格。

千年匆匆，荔香漫过好心大地。今日茂名，承千年文脉，拥绿水青山，在传承中沉淀，在革新中成长，正奔赴“青山看不厌，流水趣何长”的辽阔未来。

万物蓄势——
而我长久地保持着起跑的姿势。
不是等待，是准备；
不是凝望，是奔赴。
当高铁穿过每一个晨昏，
当渔火点亮启航的水路，
当贡园的甜沿着公路和网线向八方传递——我终于懂得：
镌刻在历史深处的“好心”，
不是悬挂在墙上的格言。
它是修路时一铲一铲的泥土，
是建馆时一砖一砖的墙体，
是冲刺时胸腔里压不住的那一声。

健儿们踏过的跑道微微发烫。
不是塑胶晒出的温度，
是一座城市积蓄千年的热望，
在这一刻，
找到了出口。
这跑道是茂名写给未来的——
滚烫的起跑线。

比分来到0:2时，时间所剩无几。深圳队的教练显得格外紧张和敬业，全程追着球跑，雨水打在身上，丝毫不让。雨水打在运动员的眼睛里，球员们频频摔倒，拍拍脸，咬咬牙，抖抖身，又跑了起来，发出惊人的爆发力。看台上的孩子们也愈发亢奋，全然不顾雨水，跑在第一排。歇斯底里为深圳队呐喊，仿佛只要声音够大，皮球也能听话一点。

我看见那皮球像个调皮的小孩，左扭、右躲，忽前、忽后，从重重红衣人缝里钻了出来，轻巧地绕过张臂扑来的守门员，一头扎进网窝。那瞬间，哨声响彻天际，随即又爆发出震耳欲聋的雀跃。

终场哨响，大雨迟迟不肯停歇。人们滞留在看台，三三两两聊着方才那几脚精彩的瞬间。待我带孩子退场时，他忽然转身往回跑，我连忙追上去，却见他弯下腰，轻轻地把我们座位的垃圾捡起，仰着头，抱怨地说：“妈妈，你都不拿垃圾的吗？”我红着脸，低头拾起旁边空瓶子，放进袋子。心在怦怦跳动，恍然间被孩子纯粹的善意与教养深深触动。环顾四周，球场在雨声中渐渐归于平静，静静地等待着下次的会面。

车子驶入夜色深处，雨刷在挡风玻璃上来回摆动，五颜六色的灯光在湿漉漉的街面上灵活跳动，映得我的心情久久无法平复。儿子率先开口：“妈妈，你支持哪一队？”我一时心绪柔软，随口敷衍：“每一支球队都拼尽全力，都很厉害，都值得被支持。”

孩子闻言略带不悦，许是不懂这份模棱两可的温柔，不解为何没有偏爱与笃定。如果下次有人问，我会认真地、认真地支持茂名队！

不是因为那队赢了，也不是因为那队输了，只因为那个雨夜里，我的孩子在这片球场上，捡起了一份比胜负更重要的东西。

南国的夏总是令人恐怖的，热辣辣的太阳晒得人生疼，室外三十七八度的高温像个大熔炉，仿佛要把人熔化了，你只有把自己蜷缩进空调室里才能保留一点点的元气。

可是，你想念可以纵情撒野的绿水青山，想念多日不聚的老友。在这种时候，你总是不由得渴望：要是秋能早一点来就好了！于是，你留意着大自然的每一点变化，树叶是否苍黄了一点呢，小草的绿有没暗淡了一点呀……

你盼望着盼望着，忽然有一天，朋友圈里晒满了关于立秋的帖子，整个网上洋溢着的都是满满的喜悦之情，仿佛贵宾莅临寒舍般惊喜得手足无措。你莫名地点开日历一看，才发现“今日立秋”，啊！后知后觉的你高兴得甚至换上漂亮的裙子，走出户外，准备来个隆重的迎秋仪式。可是，你忘了，南国的秋，它远不是书本文章里写的那样秋来天凉起——室外依然是熔炉般的热，你不由得咋了咋舌，灰溜溜地躲回空调房里去。

还是耐心等待吧，立秋已过，秋凉还会远吗，你安慰着自己说……就这样，安抚着自己的小人儿，这么的过了一天又一天，太阳好像依然那么的火辣。可是，在深夜里，背靠弄堂巷子的高楼房间里好像慢慢地不

秋日的天空(十首)

□ 庄家银

刀	乌鸦
割草的快感 比砍柴更强烈	我的躯体是黑色的 我的血液是红色的 我的梦想是白色的
虹	萤火虫
一道空门 多少人 鱼贯而入	一群黑夜的搬运工
水	致故人
你永远猜不透 我的秘密 看不见 我的刀痕	你躲躲起来 就是整整三年
爱情	
有幸修得 是同一张暖床 也可能是同一口热锅	我还以为 你在和我 捉着一场没有揭底的 迷藏
故乡	中元节
一条从村边伸出的小路 是母亲举起的线儿 正小心翼翼的 把我这根银针 穿起来	这世上 有活着的鬼 也在欢喜地过节
	一粒蚂蚁
	一粒蚂蚁 淹死在茶杯里 我为其庆幸 它终于找到了大海

绿叶对根的情意

□ 黎贵

这是一份迟来的落笔，也是一份迟来的呼唤。促使我落笔的，是远在陕西省安康市刘天贵兄弟及其两百多名刘氏后人急切找到化州“祖根”的企盼眼神。

两年前的一天下午，我提前到达办公室，刚打开电脑，座机响了。一接，对方说是陕西安康卫健委退休干部，叫刘天贵，三百年前其祖辈是从化州迁徙过去的，现已繁衍到两百余人。三百多年来，族里一代又一代老人临终前都嘱托着后辈的手叮嘱，一定要回化州找到血脉相连的刘氏宗亲。刘天贵希望我帮忙联系下化州当地刘氏宗亲负责人，并留下了他的电话和微信。

挂电话前，刘天贵反复说给我添麻烦了，语气像极我的老父亲，也像生怕希望落空的孩子。

我握着听筒愣了好一会儿，眼眶莫名就热了。放下电话，我直接拨通了老乡刘春飞的手机，转达了刘天贵的意愿。

刘春飞也是性情中人，曾在乡镇和市人大工作多年，经常参与刘氏宗族事务。获悉情况后，他没有半分犹豫，“你推我的微信和电话给他吧，方便联系，能帮我一定会帮的。”

我随即把刘春飞的微信和电话推送给了刘天贵，并附上文字。之后的日子，我时不时向两边了解情况，当得知刘天贵和兄长将动身来化州实地寻根时，我提醒刘春飞安排好行程。刘天贵兄弟抵达当日，刘春飞亲自开车到车站接他们到酒店，我则推掉已经约好的聚餐，赶到酒店与他们见面。晚饭后，我们又交流了许久，接近十一点，我们才握手告别。离开酒店时，刘天贵七十多岁的老哥，眼泪顺着脸上的皱纹一直往下流，那一幕至今想起，仍心头一颤。

之后几天，刘春飞都全程作陪，我则回归日常工作，但每天，我都会向他们了解寻根进展。

刘天贵兄弟在化州逗留三天，与化州刘氏宗亲会长及相关熟悉人员推心置腹，并深入部分刘氏村庄走访，可惜的是，未能获取到有效信息。后来，

秋的渴望

□ 林红梅

再那么闷热，床头微风扇好像也不用再彻夜地开了，甚至在路上走时，车子里的空调也不用开到极致了。

许是秋天真的来临了吧，你这样猜想着。果然，某一天的清晨你起来，突然就觉得有微风拂面而过，凉丝丝的，像绸缎般的柔滑。走出房门，晨曦中的窗幔被清风轻轻吹拂着，天气很好，可是气候柔和，空气中的湿度刚刚好。

晚上，下班回来在街道旁走着的你，蓦然抬头，一轮明月挂在幽蓝高远的夜空中，即使是在夜晚，你也可看出穹庐没有一丝的云翳。夜晚清凉如水，你感受着专属秋的那种清爽，内心升起阵阵的惊喜。呵！秋果真到来了呢，你深深地呼吸着这初秋里让人愉悦的气息。

按捺不住的你避开依然热烈的太阳再次出了门，大自然里，山还是那山，水还是那水，可是原先青翠的山峦变得斑斓了一些，绿的颜色深了一些了；水流也没那么湍急了，伸手入水，有如山泉般的透彻。

你欣喜地感受着这一切，内心越来越雀跃，也许很快就可以纵情山水，登山郊游了吧，……你畅想着秋天的美好，做好了随时秋游的准备。



秋水共长天一色

黄治高 摄

乡隅久居人，偷闲一城灯火

□ 朱红丽

久居乡村，多年不曾入城闲逛，之前虽有进城，多是路过或者为办事，皆是匆匆而过。前天托家里孩子的福，进了城，闲逛了一整个晚上。家里孩子下午就独自进了城，说是要跟同学看电影，预算要到晚上十一点左右结束。因不放心孩子夜里独自搭车回到离城二十多公里的小乡镇，也想趁着刚好趁进城接孩子的理由逛逛大城市，再次尝尝心心念念的阿叔猪扒包。

上次路过化州，吃了一次，甚是合我口味，虽然嘴上说着要减肥，但是对于美食零抵抗力的我，还是毫不犹豫地走进了店，下单了一堆让我垂涎已久的各种扒类包，只一次，就彻底爱上，心生惦念。那包点的皮酥入骨髓，那酱汁更是肆意侵占我的五脏六腑，薯条的香脆是我吃过所有的什么麦当劳肯德基都比美不了的。所以，六点多的时候，把改了一半的试卷放下，带着大姐姐，接了外甥女，约上老朋友，直接一脚油踩到了北岸的猪八包店，一口气点了几个套餐，一桌小吃，打算一边享用晚餐，慢慢享受舌尖上的刺激，满足我的五脏六腑对猪扒包的怀念，一边等候孩子们散场，偷得一段慢悠悠的闲暇时光。

我们一边嚼着满嘴的酥软和浓郁的酱汁，一边聊天。我超喜欢肉汁在口中爆开的美妙感觉，像是滑过舌尖的丝绸，每一口都像在舌尖跳一支慢悠悠的圆舞。嘴里满意的啧啧声和“好吃，好好吃”的赞叹声，把聊天暂时堵死。我怀疑老板在里面偷偷加了“让人停不下来”的非法调料，让碳水和肉联手给我下的“快乐圈套”。每次只要遇上它，都让我不得不宣布：今天的减肥计划搁浅。

“光盘行动”之后，肚皮被灌得撑得实在坐不住，大姐姐说好久没逛过化州了，很想到步行街走走，不知化州变了没，步行街变得咋样了。确实，自从我们不在城里住，她也好多年没过来了。好吧，一为消食，二为满足我和姐姐的逛街欲，三来步行街离这也不算远，刚好可以溜达着过去。

也不记得是什么路，反正方向是知道的，就一边漫步，

一边如刘姥姥进大观园，这里看看，那里瞧瞧，不用特意找景点，随便沿着街道走走，每一处都是一幅充满生活烟火气息的画卷，确实比乡镇更繁华更喧嚣热闹：整条马路的车灯连成暖光长河，红的尾灯、白的前灯顺着街道铺向远处；路边店铺的霓虹牌亮得晃眼，奶茶店的暖光、烧烤摊的串灯、住宅和商铺透出的灯光……都凑在一起，给人一种安心、和谐的安全感。

大约走了五分钟，来到了民主桥，比前几年我们在城里住的时候已经拓宽了不少，不过，最先吸引我们眼球的，不是宽阔的桥面，而是夜色下三江六岸的惊艳。这里，刚好是三江的汇聚处，沿岸楼宇亮起暖黄灯带，灯火在河面揉出细碎晃动的光影，喧嚣落进流水里，只剩晚风与满城温柔。恍惚间似闯入珠光环绕的东海龙宫，又仿佛置身云雾氤氲的王母瑶池，尘世边界悄然模糊。静静凭栏凝望，神游幻境，刹那间竟分不清身在何方。晚风轻拂，恰如：临水观夜色，流光碎满河。

过了桥，便是热闹异常的步行街。在街口，我们便呆住了，这，竟是往日只有人流、喧嚣的步行街？我竟像到了皇宫，如此的金碧辉煌，还是我印象中的步行街吗？跟以往的步行街相比，这条老街完成了华丽蜕变。沿街建筑加装精致灯带，成排灯笼凌空垂落，烟火氛围感拉满；转角中式重檐金楼气势恢宏，传统雕花搭配璀璨灯饰，古韵十足。街两边是商铺，街中心也是各种摊贩，都装饰得异常吸引眼球。从前朴素的沿街商铺，如今揉合岭南建筑美学与新潮商业，既有市井街巷的热闹松弛，又有古典建筑的华贵雅致。地面、空中都是金灿灿的，仿佛掉进了金窟窿。闲逛其中，市井烟火与古典美感相融，逛起来更惬意，夜游体验远胜从前。

正陶醉其中，小姐姐的电话过来，她今天的行程结束，我们可以回去了。虽然意犹未尽，却夜已深，适合归家。

一次偶然的进城，意外收获美食与满城灯火，忙碌日常里这份不期而遇的惬意，足以长久温暖寻常的乡间岁月。